



# 红与黑：辛辛那提的双面风采

◆ 李长缨

一支乐团，两块招牌，这在美国乐团里并不罕见，像波士顿、辛辛那提、克里夫兰都有他们各自的交响乐团和 POPS 流行管弦乐团，乐手是同一批人，根据曲目特性而变换其乐团名称，在古典与流行音乐中任意切换。3月22日和23日，我有幸在东京，感受了来自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和辛辛那提流行管弦乐团（又称辛辛那提通俗管弦乐团）演奏古典和流行的双面风采。

第一天，乐团穿传统的黑色西服，法国指挥家路易·朗格莱携乌克兰钢琴家伽弗利克演绎拉威尔、格什温的作品，第二天，舞台背景板上悬挂着醒目的大红色 POPS 的 LOGO，乐团换上了标志性的红色西服，演绎好莱坞电影音乐，这红与黑、热情与雅致的画面和“辛辛那提之声”让人回味无穷。

曾一度迷电影音乐，家里收藏一摞辛辛那提流行管弦乐团在 Telarc 唱片公司发行的发烧碟，大多是好莱坞大片的配乐，音响爆棚。在我看来，好莱坞电影音乐的魅力在于：一、气势磅礴，二、用长于抒情的弦乐来铺展情感，三、它从不喧宾夺主，在商业化电影里注入艺术性，四、适当混入电声元素，有现代感。

我对辛辛那提的好莱坞电影音乐的演绎风范早已了如指掌，但3月23日当天在现场，还是让我震撼了一把。现场的音响虽没有后工业时代唱片制造业所带来的高保真、相位转移和动态幅度，但它更为饱满、直接和均衡。现任 POPS 的指挥约翰·莫里斯·拉塞尔几乎是跳上舞台，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指挥台上，鞠躬致敬，不等掌声停下，右手一点，电影《七



侠盗寇志》的主题音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万宝路广告的配乐扑面而来，那气势、那动力、那万马奔腾的景象在我脑海里翻转。美国人典型的幽默和热情在拉塞尔身上体现无疑，曲目之间，他都会为我们介绍作品，语速极快，一个个可爱的表情包抛向观众，在他的感染下，音乐热度和观众的热情都层级上升。听着熟悉的主题音乐，那些大片的画面在眼前一幕幕飞闪，随着阿汤哥的纵身一跃，进入到克雷格的《皇家赌场》，两大王牌特工在此交汇，在电声与交响乐中混合成极具标志性的间谍音乐里，捕捉到他们矫健和迷人的身影。而神秘的《E.T.》《哈利波特》又让我们探索另

一片未知的世界，好莱坞大片一贯的恢弘气势则在《超人》《星球大战》《夺宝奇兵》中大放异彩，音乐蒙太奇连接着各种英雄和科幻画面，辛辛那提的铜管彻响，几乎掀翻屋顶！

但在这些爆棚的电影音乐过后，真正打动了我的却是一些慢主题，像《辛德勒的名单》、《孤独者》。作为表演嘉宾小提琴家林昭亮手持斯特拉迪瓦利名琴，在台上深情地演绎《辛德勒的名单》，同时他也和我们分享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和他说的一个小故事：“当年，导演斯皮尔伯格找到威廉姆斯，说这部电影需要他来操刀作曲，威廉姆斯看过剧本后大为感动，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导演说：这部电影太好了，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作曲家，但斯皮尔伯格回答道：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喜欢的作曲家都已过世了。这虽然是大师之间的一段幽默对话，但无看不出他们对彼此的尊重和认可。而这首《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音乐我认为也是约翰·威廉姆斯电影音乐中最为动人的一笔。

美国乐团一定不会让你在悲情中离场，最后画风陡然一转，他们加演展现拳王一生的《洛基》的主题音乐实在是太欢乐，整个观众席都随之摇摆舞动了起来。我不仅为辛辛那提乐团拍手叫绝，电影音乐的种类无所不包，一个半小时，他们密集地演奏了26首好莱坞电影配乐，展现了不同异域风情、英雄气概、神秘太空、间谍、史诗般的各类音乐……像影片《Mission Impossible》那样，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辛辛那提流行管弦乐团的魔力被这场好

莱坞电影音乐映照的栩栩如生，回到前一天22日的演出，他们则以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身份亮相。这时，乐团呈现出精美的音色特点、细腻的音乐处理，我想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法国指挥路易，他在营造本国作曲家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那梦幻般的色彩和意境上实在有太有招数，朦胧的朝雾、淙淙的流水声，乐团的音色开始呈半透明状，随着声部递增，情绪越发饱满，昏睡中的达芙妮终于苏醒过来，大地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无论是长笛独奏，还是竖琴、弦乐木管间地缠绵包裹和层层推进，这种富有黏性的法式音团让我一度以为这是支法国团。而到了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美国乐团特有的音乐基因又回来了，其热力四射、爵士摇摆、多元风格的融合！我不得不说那位神奇的乌克兰钢琴家伽弗利克，他是霍洛维茨、日本滨松以及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的三冠王，演奏时，他整个人都深陷进音乐中，超高的技巧、自由灵活的爵士，手指疯狂地划出一道道音乐彩虹，可以说，这是我现场听过最好的《蓝色狂想曲》！

写到这里，我不仅羡慕起乐团的乐手来，两天，他们以两种身份展现了音乐严肃、幽默、欢愉、凄美、热力、深情的多面性。确实，音乐无界，作为观众，你今天喜欢流行音乐，明天就可能加入到古典音乐的行列中。最后以辛辛那提流行管弦乐团指挥拉塞尔的话作为结尾：音乐是“世界语言”，即使这个世界有时让人感觉混乱，我们分享的音乐仍可以赞颂美好，带给这个世界和所有人无限的想象、爱、和平与希望！

## 超凡技巧与深刻人性，Op.106

### ——布赫宾德表现贝多芬晚期之境界（前篇）

◆ 张可驹

对任何一位有志于攀登德奥古典作品高峰的钢琴家来说，现场演奏贝多芬全部的钢琴奏鸣曲堪称至高挑战。这些作品几乎“过于全面”地刻画出贝多芬的音乐形象。因此，无论对演奏者音乐表现的修养，还是技巧的功力，都有非常全面性的考验。一位钢琴家如果这样的系列演出都能够弹好，那一方面会完全奠定他“贝多芬专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演奏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大概也会处在一个相近的高水平。因为古典与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奥作品有很多一脉相承的东西。

然而，真正能够当此重任的钢琴家实在寥寥。在录音室中，很多东西可以反复修改，可在舞台上直接面对听众，钢琴家如同将自己放置于崇山峻岭之间，每一座山峰都需要切实地跨越。最近钢琴家布赫宾德在上海演出了这样的全集音乐会，我没有完整地听，而是单单选择了晚期奏鸣曲的部分。听后，深感他的演奏能够反映目前贝多芬演绎的最高水平。倘若将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比喻为群山的话，那么他的晚期奏鸣曲毫无疑问地属于其中最高耸的几座山峰。所以它们也成为衡量一位贝多芬演奏者的标准。

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通常是指从《第28号奏鸣曲》Op.101开始，到《第32号奏鸣曲》Op.111的五首。这次听的两场音乐会并未包含Op.101，第一场先演出作曲家早中期一些较短小的奏鸣曲，然后再弹他规模最宏大的奏鸣曲《第29号奏鸣曲“槌子键琴”》Op.106。第二场，也就是整个系列的收官演出，连弹最后三首奏鸣曲。从四首晚期作品来看，钢琴家没有始终都维持在他的巅峰状态。几乎对于任何“系列演出”而言，这都难以避免。仅是当他的高峰出现时，我深感自己在面对一位贝多芬大师的演奏。这种特质在他对《槌子键琴奏鸣曲》的诠释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在钢琴奏鸣曲的文献中，贝多芬的Op.106有很特殊的意义。首先是它的规模，全曲的演奏时间通常在40分钟左右，前无古人，鲜有来者。但规模本身尚不是最重要，音乐内容的深度与宏伟使它得到“钢琴上的《第九交响曲》”的别名。在该作之前，业余爱好者还能努力去弹贝多芬的奏鸣曲。“槌子键琴”却是单单写给专业钢琴家的。当年，光是第一乐章的开头，就有位自娱自乐的女士练了三个月都没弹好。而直到如今，演奏末乐章——结构异常复杂的赋格，波利尼这样的技巧狂人也需

打起十二分精神方可。

布赫宾德是目前德奥钢琴学派的代表，但他是相当独特的一位。相对于传统德奥风格饱满、丰厚的发音，他的触键强调颗粒分明，音响异常集中。同时钢琴家也擅长演奏些超技作品，留下施特劳斯改编曲的著名唱片。而德奥学派昔日的技巧大师，如巴克豪斯、吉塞金这些人，并不特别专注于那样纯技巧的作品。在传统的背景下，布赫宾德确有其“非典型”的许多东西。然而这次系列音乐会中，《“槌子键琴”奏鸣曲》的演出恰恰完美体现出何为“技巧为音乐服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钢琴家真正进入到传统德奥学派的那种宏大气魄，那种对于作品深刻而奔放的理解。

按贝多芬对Op.106第一乐章的原始标记，演奏速度极快，但钢琴家们对此也并不拘泥。目前渐渐演化出快慢的两路：快的一路也未必快到原速，而是强调音乐的尖锐性格与紧张度；慢的一路则往往突出庄严的氛围。布赫宾德的演奏是“快”的典范，但他的技巧并不是单纯在速度中体现。首先在快速的同时，钢琴家如不能做到字字清晰，演奏思路的体现就不免受到影响，这种清晰的控制才是真正的技巧。另一方面，演奏贝多芬晚期作品，对乐句的塑造需刻画出音乐发展思路的畅阔，需要自如的呼吸，大手笔的自由速度，同时又不能影响乐章结构的稳固。这很多是理解、修养层面的事，然而在如此激烈的速度中清楚表现，真正是技巧与音乐完美融合的结果。

同唱片相比，布赫宾德在现场似乎踏板用得更多一些，可近乎锐利的清晰度仍不失为典范。配合那样自如的句法、开阔大气的谋篇布局，让人听得激动又感觉心旷神怡。他用紧张而富有弹性的风格贯穿了前两个乐章，接着在柔板中弹出最大胆的演绎。这是贝多芬最重要的慢乐章之一，对于演绎深度的极限考验。通常的演奏时间是15到20分钟，布赫宾德只弹了12分钟多一点，有时仿佛要接近行板的速度。可对于音乐内容的发掘，钢琴家没有一刻匆匆掠过，不仅呈现出应有的深度，更弹出如此浓重的感情，如此有血有肉的、丰满的人性。像这样充分地运用时间，又是另一种修养了。而在终曲的赋格部分，布赫宾德的演奏全是一派波澜不惊的流畅，有时还让我感觉是过于流畅了。

这样的“槌子键琴”完全树立了一种美学高度，我想称之为“丰碑式”的演出并不为过。



民歌民乐

笙，于中国人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它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早在《诗经》里就有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而在成语“笙歌鼎沸”中，它则直接被拿来当作音乐的代名词。只是到了现代，很多人对它又似一知半解，它甚至因为那有点古怪的外观，在美国机场被警察当作武器而扣押……

这么看来，笙仿佛一块行走的“活化石”，这样的乐器又能与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什么联系呢？在上海音乐厅上周刚落幕的“乐无穷”系列中，就有一场《绘笙汇瑟——张梦演奏与作品音乐会》，通过笙与打击乐、电子乐、多媒体、混合室内乐等多种跨界形式的融合，将这件古老乐器的表现力“玩”出了一个新高度。

《秦王破阵乐》原是中国唐朝宫廷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张梦对此进行了重新的编配，利用笙善奏和音之属性，佐以中国大鼓，营造出更为宏大辉煌的气势。即兴演奏的笙与爵士鼓《邪奏曲》首次采用了特制的“九律笙”，在固有的框架下探寻笙与打击乐之间声音结构张力显现的多种可能性。而为三十七簧笙独奏所作的《小河淌水》则在保留了笙传统竹质音色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其音量与演奏复调、和音的功能，让人得以从另外一面感受到笙音色上的多变。

演出笙与Loopstation《童年回忆》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张梦吹着吹着，突然兀自走下了台后，让大家有点不明所以。我正猜测他也许要学约翰·凯奇那样玩一个几秒几秒时，他回到舞台，解释说Loopstation装置出了一点问题。摆弄了几下后，他重新开始演奏，但软件还是不听，他只得停下、再来，如此反复几次后终于步入正轨。原来Loopstation是一个音乐循环制作和播放系统，它会把刚刚演奏的片段回放出来，与现在演奏的音乐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卡农式的音响效果。随着主题的一次次“Loop”（循环），演奏渐入佳境，观众似乎也忘了之前不太和谐的小故障，完全沉浸在那既怀旧

## 「笙」之多变

又现代感十足的声音享受中了。

这次的音乐会中，有一部颇具实验性的作品——笙、电子乐与多媒体《水下幻听》。张梦认为，当你整个人都置身于水中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幻听感，而演出时屏幕上那个巨大的潜水镜，正寓意着这是他为观众营造的一个水下世界。作品采用了“拼贴”的创作技法，张梦把他在家乡河南以及上海采集到的各种声音素材，包括叫卖声、行酒令、安阳方言的童谣、ATM机点钞声、人民广场的地铁报站声等等，连同用九律笙模仿的水泡声，以及“潜水镜”里显示的各种抽象画面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同时唤起人们对生活中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声音的关注。

最后一首混合室内乐《和调》，将打击乐、口弦、巴乌、笙、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这七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乐器进行有机地融合，其音色上的搭配让人耳目一新：初听，和而不同；再听，却又“和而为一”。与传统意义上严肃的混合室内乐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更强调演奏家之间饶有兴致的配合与默契，即声音组织的层次安排，颇有几分菲利普·格拉斯式“简约主义”的风味。

在张梦看来，笙这件乐器具有十足的多面性，“其实它什么都可以做”。这场音乐会中，他对笙的概念进行的全新探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无论是独奏、重奏还是合奏，笙的表现力都被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就像是一盘‘大杂烩’，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我最喜欢的是《童年回忆》，你呢？

◆ 胡越菲

